

特約撰述

G-9 世界與浮現中的多極複雜平衡

The G-9 World and Emerging Multipolar Complicate
Balance of Power

蔡東杰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tctasi@nchu.edu.tw

壹、G-9 世界之浮現與演變

個人曾在 2021 年《歐亞研究》第 14 期上刊登〈美國霸權前景與 G-9 世界之浮現〉一文，從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嚴重之社會兩極對立分化切入，由此引入自新世紀初乃至 2008 年金融海嘯爆發之背景分析，以及揮之不去之美國相對衰落陰霾及其議論，加之全球權力結構日益分散之趨勢，最後歸納出「九大國」(G-9) 正漸次浮現並可能取代美國單極霸權結構之可能性，除美國之外，其餘 8 個值得關注的大國包括中國、俄羅斯、德國、日本、法國、英國、土耳其與印度。

進言之，個人又嘗試以「綜合國力指數」(包括政經表現與社會發展現狀)與「擴張指數」(軍備程度與對外政策積極度)等 2 個變數(前者著重靜態現狀，後者主要關注可能動態，尤其是軍事準備與是否實際投入戰爭行動，各自以 1-5 點評分)加乘，由此得出「影響係數」(聚焦客觀而非主觀性)與以下參考性結果。

表 1：2021 主要大國影響係數參考比較

	綜合國力指數	擴張指數	影響係數
1. 美國	5	4	20
2. 中國	4.5	3.5	15.75
3. 俄羅斯	4	4	16
4. 法國	3.5	3.5	12.25
5. 德國	4	3	12
6. 土耳其	3	4	12
7. 英國	3.5	3	10.5
8. 印度	3	3	9
9. 日本	4	2	8

其中，有 3 個國家值得一提：

(1) 美國：根據其霸權地位與全球軍事布局，其擴張係數原應為滿分之 5 點，但因 Trump 時期倡導「美國優先」啟動戰略收縮與 2021 年 Biden 決定自阿富汗撤軍所致，使其擴張係數略有下降。

(2) 土耳其：事實上，美國早自 2011 年決定結束伊拉克戰爭起便進入某種戰略收縮期，加上 2010 年 12 月起的阿拉伯之春運動引爆敘利亞至利比亞長期內戰，又因華府自 2012 年起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重心轉移使其不願過多投入中東事務，不僅讓該地區浮現「權力真空」狀態，也使 2014 年 Erdogan 當選土耳其總統後積極透過填補前述真空以鞏固個人地位迄今。

(3) 日本：該國雖在 1968-2009 年間長期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0 年雖遭中國超越，至今仍維持第三大地位，且長期以來軍備支出均名列全球前十位，2012 年安倍上台迄今更長期維持調升國

防開支趨勢，但「和平憲法」限制，加上戰後任期最長之首相安倍在 2020 年 9 月被迫辭職後浮現政治變數，這些都不利其擴張指數並削弱其影響係數。

無論如何，時隔兩年，各國相對狀況又或出現如下變化：

表 2：2023 主要大國影響係數潛在變化

	綜合國力指數	擴張指數	影響係數
1. 美國	5	4.5 ↑	22.5 ↑
2. 俄羅斯 ↑	4	5 ↑	20 ↑
3. 中國 ↓	4.5	4 ↑	18 ↑
4. 法國	3.5	4 ↑	14 ↑
5. 德國	4	3	12
6. 土耳其	3	4	12
7. 日本 ↑	4	3 ↑	12 ↑
8. 英國 ↓	3.5	3	10.5
9. 印度 ↓	3	3.5 ↑	10.5 ↑

由於間隔不遠，綜合國力指數不可能有明顯變化，但顯而易見的是多數大國的擴張指數都有上升趨勢，這也讓全球安全局勢愈發嚴峻；至於個別國家變化內容如下：

(1) 美國：華府雖仍儘量避免直接介入戰爭，但在中國積極更新軍備與 2022 年烏克蘭戰爭爆發的情況下，加上 2021 年 Biden 上台後致力重整並強化既有同盟系統，影響國際企圖仍明顯升高。

(2) 俄羅斯：由於在 2022 年 2 月發動對烏克蘭戰爭之故，無論目前情勢是否符合其原先預期，屆滿一年的衝突不僅早已充分發揮影響全球情勢之「灰犀牛效應」(gray rhino effect)，作為二戰結束

以來歐陸最大規模戰爭，此舉也大大提高俄國之擴張指數。

(3) 中國：無論美國《2022 年中國軍力報告》指出中國海軍艦艇總數已在 2020 年超越美國，且核武彈頭總量在 2020-21 年整整翻了一倍達到 400 枚（甚至 2035 年可達 1500 枚），抑或是 2022 年第三艘（也是首艘電磁彈射）航母「福建號」正式下水等，儘管迄今解放軍尚無確切「動武場景」，其軍備擴張態勢絕不容忽視。

(4) 法國：隨著美國影響力消退，具長期「隱性抗美」趨勢的法國不僅早已準備填補全球各地權力真空，如同該國外長 Catherine Colonna 在 2022 年 9 月對全體法國駐外大使轉述總統 Macron 政策看法時指出，當下正處在一個國際舞台四分五裂且充滿對抗性的世界當中，因此法國必須「重新武裝」其對外關係，甚至採取某種「戰鬥性外交」(une diplomatie de combat)，至於如何以一個「更強大的歐盟」為依託來落實其目標，乃其主要戰略方向。

(5) 日本：儘管 2021 年 9 月接任首相的岸田文雄，支持度已跌落至 3 成上下的警戒線，日本仍在 2022 年完成包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及「防衛力整備計畫」在內的新版「安保三文書」，載明將擁有可攻擊敵方飛彈基地的反擊能力，這是二次大戰後日本國防政策的重大轉變；於此同時，2023 年度防衛預算達 6.8 兆日圓（約 510 億美元），比 2022 年度預算暴增 26.3%，既引發各界關注，岸田內閣宣示國防支出占 GDP 比例將於 2027 年度達到 2%目標亦顯示前所未有之積極性。

(6) 印度：除首艘自主建造航母「維克蘭特號」(Vikrant) 於 2022 年 9 月正式服役，利用美國提高對中國圍堵施壓，以及烏克蘭戰爭爆發契機，印度也積極利用位於兩大陣營之間的微妙地位。

貳、當前世界之複雜平衡態勢

除了逐漸確認從「單極」朝向「多極」結構演變之國際局勢內涵，前述主要大國之間的互動亦存在以下某種分化態勢。

(1) 以美國為主之鬆散主導集團 (a loose US-led leading bloc)：此集團源自冷戰時期的「西方」，目前呈現「3 (美英日核心) +2 (以法德為主之歐洲)」結構，前者核心部分看似日益加強，但後者與核心距離並未縮小；值得注意的是，法德雖均有「脫美」傾向，但目標不一致，德國只想重建歐洲獨立性，法國則如同前述，試圖將歐洲作為「抗美揚己」之跳板。

(2) 不確定之俄中集團 (an uncertain Russia-China bloc)：如同眾所周知，俄中之間矛盾未必小於共同利益，但因與前述集團共同互為假想敵的結果，使兩者在結構上具備「天然盟友」性質，至於烏克蘭戰爭則不啻提供近期最強之黏著劑。

(3) 游移之中間行為者 (some opportunistic actors)：例如土耳其與印度便是。前者雖早於 1952 年加入 NATO，卻長期與其他「大西洋—歐美—西方—基督教」成員具明顯異質性，近期不只利用美國從中東撤退大肆擴張，在芬蘭與瑞典加入 NATO 議題中也扮演反對者角色；至於後者，美國雖自 2006 年以來歷經 4 任政府極力予以拉攏，但印度自冷戰時期以來與俄羅斯之間數十年的軍火與能源連結絕非容易切斷，以四方對話 (Quad) 為例，美國雖努力推動其朝向準同盟邁進，印度卻始終認為只是一個單純對話平台，至於在 2022 年烏克蘭戰爭爆發後，新德里藉機大量自俄羅斯購入廉價能源也是另一值得關注焦點。

參、多極化世界之未來走向與變數

關於當前之複雜多極結構，其主要特徵與可能發展變數如下：

(1) 短期之內仍將維持大致穩定：由於主導集團仍維持在大國結構中 5>4 之優勢，一方面主要敵對集團僅有 2 名成員，另外則主導者美國仍以「維持現狀」為政策核心，結構應大致維持穩定。

(2) 仍需注意結構內涵變化：即便存在 5>4 現實，但此一現實可能存在 2 個變數；首先，如同前述，所謂 5 其實是 3+2，其凝聚力可能受到歐洲情勢或其整合發展所影響，其次，所謂 4 雖分成潛在中俄集團與 2 個游移行為者，必須注意的是，印度與中國同為 SCO 與 BRICS 兩個非西方新興集團成員，土耳其與俄中亦各自維持微妙互動關係，一旦前述 4 國浮現集團化趨勢（雖然短期內可能不大），與主導集團之間能量差距將大幅縮小。

(3) 大戰觸發點是另一關鍵所在：如同 2021 與 2023 年兩張表格對比，雖然結構內涵大致沒有明顯變化，擴張指數之普遍提高仍須密切注意，只要介入主要戰爭，指數便將提高至 5 點（俄羅斯發動烏克蘭戰爭便是一例），一旦未來有半數國家達到「滿分」，這也意味者若非已爆發「世界大戰」便是大戰迫在眉睫。

(4) 必須關注之若干衝突熱點：針對可能誘發大國衝突之可能場景，儘管台灣海峽近年成為討論熱點也確有可能，短期看來，可能性更高的選項仍是無法止戰的烏克蘭，尤其主導集團在 2023 年初陸續加強對其援助更埋下引爆點，其次則是在美國退出近 10 年後幾乎已一片糜爛的中東地區，除了土耳其、伊朗、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各有所圖，敘利亞戰爭與以巴情勢則是可能觸發點。